

羅
成
叫
關



上海戲學書局發行

小生劇譚「叫關」

何時希

小生唱噴呐戲，就余所知，惟「叫關」與「小顯」二劇，皆演羅成故事也。小顯共二場，絕無作工，而唱工則以有垛板故，視叫關爲累。小生唱假噪爲調底，吃調可高至「乙」字，苟復翻唱嘎調，如「探母」楊宗保之「鑾鈴震」腔，或噴呐倒板之末字腔者，真是鶴唳九天，高唱入雲矣，此高亢之音，貴能嘹亮直透，又當氣足神完，曲盡其致，斯合內行所謂「立得起，站得住」之美（內行以拔高爲「立音」，立得起即嗓音能拔高也，既高矣，必須站住而不浮飄，不能一起卽落，方爲貴也）而小生唱噴呐倒板，若捨嘎調，便無所見長，而違乎應唱噴呐之原則。夫噴呐二黃之適用於壽台，大要有二義，一欲顯其威武肅穆之態，如老生「雙天師」之坐船，「鐵籠山」之探營是矣；一欲達其憤慨悲涼之情，如小生之「叫關」「小顯」是矣。叫關有二句倒板，皆盡激越翻拔之致，已爲唱工之畏途，而小顯則欲狀其氣噎聲促，故雜之以垛板二段。唱垛板以促急爲主義，最耗氣力，噴呐已高亢矣，而復促之以節奏，非天賦特厚，將何堪此，故我謂小顯唱工，視叫關爲尤累者，以倒板雖有嘎調，而無板槽之拘束，可以換氣偷聲，自爲長短，終不若垛板之尤困噪也。（小顯劇容另論之）

叫關唱工雖不甚累，然非工於武者，不能盡美，以武工身段甚多，非徒恃嗓音所可勝任也。按叫關乃「周西坡」之一場，全部周西坡共十五場，叫關爲其中之第十四場，在今日已爲冷僻不經見之戲，周西坡更久已無人顧問矣，武生行中雖偶有演之者，然與「殺四門」同

其機構，刪去其最精彩之叫關一場，已無復本來面目，如此繁重之小生佳劇「周西坡」，不久以後，恐將無人復知之矣，豈不可惜哉。時希不敏，研究小生有年，與當代梨園之從業於此者，大都契識，竊嘗有表揚湮失，追補遺闕之志，聞有失傳之小生劇，必竭力鑽求之，至於能否身經親演，則非所計，蓋武藝短於幼工，配角難求全備，此固票友之所苦，無足怪也。比歲以來，度藏小生唱片，達百數十面，網羅各派小生新舊劇本，亦逾百種，雖不敢謂廣博，亦頗自許為專家事業，樂此而不倦也。「周西坡」一劇，余嘗學得之矣，顧畏其武工，未敢一演，然能道其大概，故樂為表出之，藉明「叫關」之原委。

周西坡之故事：唐高祖時，劉黑闥（劇中皆作劉黑塔）造反，以太子建成，巢王元吉為帥，羅成與義子羅春，則為先行隨征。初建成元吉與秦王世民不睦，欲借劉賊為臂助，以為闔牆之爭，而羅成忠於王事，不直也，遂大為建成元吉所忌，擇黑道日命羅成出兵，勝不見賞，反受棍責，扶傷復戰，為賊所困，自旦迄暮，始得突圍至城下，二帥坐視不救，實欲置之死地，堅令閉關不納，羅成轉戰四門，人馬俱困，雖羅春以父子之親，亦格於軍令，愛莫能助，羅成乃奮然復戰，不欲生還，終中賊計，馬陷淤泥，被亂箭以死云。

周西坡之場子：頭場上劉黑塔，高台發兵下。

第二場：羅成父子起霸上，建成元吉升帳，劉黑塔討戰，羅成討令，不允，逐出，建成元吉迎敵下。

第三場：建成元吉與劉黑塔會陣，敗下。

第四場：羅成父子念上，報元帥敗陣，羅成出戰下。

第五場：建成元吉被劉黑塔槍挑落馬，羅成上救。

第六場：完全如「下河東」，建成元吉升帳，羅成得勝上，討功，元帥責以先無軍令，擅自出兵，打四十軍棍，羅成卸靠去盔頭，改箭衣甩髮上，謝責，元帥踢羅成搶背，元帥下，羅春上扶起，羅成唱下。

第七場：建成唱上。放箭介下，劉黑塔拾箭見信介下，蓋建成欲獻城，故密信囑劉攻東城云。

第八場：如「獨木關」場子，羅春扶父上，隱几介，二番鼓響，報劉賊殺到城門，羅成出戰介下。

第九場：建成元吉唱上，探子報羅成殺出城去，元帥派二旗牌分守東南二門，命羅春守北門，元帥自守西門，各下。

第十場：羅成與劉黑塔大開打，羅敗下。

第十一場：羅成殺至東門，旗牌不允開城，劉黑塔追上，羅敗下。

第十二場：爲南門，場子如前，若「殺四門」也。

第十三場：羅成殺至西門，以人饑馬乏，哀求元帥開城，元帥謂殺退賊兵，方好開關，蓋痛恨羅成私自出戰，敗其獻城之謀，故施此借刀殺人之計也，羅無奈，奮然復殺，元帥唱下。

第十四場：卽單折之「叫關」是也，羅春在城樓，羅成唱上，寫血書，唱完介，劉黑塔上，羅成架住，與羅春叫頭，羅春下，羅成亮相敗下，劉追下。（此爲全本周西坡中之場子

小生劇譚叫關

四

，若單唱叫關，則不上劉黑塔也）

第十五場：爲羅成歸位，雖亦是「淤泥河」，但淤泥河乃武生單折正戲，有唱有身段，此則周西坡之收場，繁簡又不同也。羅成敗上，劉黑塔追上，大開打，二人拉槍上高，劉下桌子，羅在桌上作兩個鷄子翻身，朝天燈劈又下桌子，作馬陷淤泥身段，劉上放箭，羅起槍背，又硬僵尸死介，全部周西坡，於是告完。

余欲明叫關之原委，故先以周西坡場子，表揭如上，其武事之艱重，可以概見矣，益知近世小生之摒棄不演，而坐令失傳者，非無故也。獨怪「叫關」一劇，視全部周西坡，其難易不過十一，而猶冷落於舞台，絕少有人搬演者何哉，梨園人才寥落，固其一端，亦必有他繇，以爲之障，余故樂爲究詰而衡論之如下：

「叫關」爲獨幕歌舞劇，舞（卽身段之謂）不難於武工，若在衣飾之累贅，而致拖泥帶水，唱不難在西皮，而最怕噴吶之高亢，且須翻拔嘎調，今分論之：

叫關之身段，以余所知朱素雲一路言之，上場至九龍口，翻回，扎垛泥，翻回，挫步擡槍甩髮，高架子亮住，起唱，唱中場面夾七子鑼奪頭，或長槌奪頭，或單起奪頭，作左右中三次亮相，此第一段噴吶也，見羅春唱噴吶倒板後，下馬，抱槍亮，後於唱中插槍，拔寶劍，割戰袍，咬指，作疼痛之狀，以後改唱西皮大段時，並無作工，至羅春下場，鼓響，上馬，至唱完，四記頭亮相下。

全部關於武工之身段，如是而已，在武生輩視之，固若輕而易舉之事，然善武者必厄於噪，能唱者類多不願勤習武功事，文武兼長，無論生旦各行，皆爲難能可貴，唐孫虔禮所謂

「偏工易就，盡善難求」者，信不誣也，小生之武工，不能與武生相提比擬，亦猶武生之唱，不可與老生並論也。「叫關」之身段，在一般小生中，因衣飾之累贅，而不易乾淨利落，究竟羅成之衣飾如何，「頭上爲簪絨甩髮，手中馬鞭與槍，身上箭衣馬掛，腰結鸞帶，掛劍懸穗」一身上下，凡足以糾結相纏，爲舉止身段之累者，可謂畢萃而無遺矣，甩髮易與簪絨相沾，然猶不難制使，若槍纓與馬鞭，劍穗與鸞帶，四者皆屬絲飄縷拂，在武功稍疎之人，當轉折騰踴，舉手投足之間，欲其一絲不紊，豈不戛戛乎難哉。

「叫關」之唱工，有一劇場未有先例之特點，即上句二黃，下句改唱西皮是也，其全部唱腔之組織，先爲噴呐二黃，後爲胡琴西皮，西皮頭一句慢板，以緊接上面噴呐二黃上句，故爲下句腔，詞曰「十指連心痛煞人」，乃已故名小生德珩如之絕唱，當時風靡北京，雖販夫走卒，類能哼此悲壯悽愴之調，與譚叫天之「店主東」，後先媲美者也。西皮慢板轉快板，大段共十餘句，凡小生能歌「白門樓」者，對之必遜及有餘，非難事也，而難在噴呐。

噴呐與海笛不同，海笛之筒短小，發音尖細而低，如「安天會」「林沖夜奔」等崑曲武戲，皆以之爲主要伴奏，噴呐有時亦與海笛夾雜用之，如「大賜福」之煞尾，「石秀探莊」楊林所唱之步步嬌，然其音寬大，以伴二黃，則調門尤高，（規定爲高上調，不能私自變低）而吹者以換氣費力，必須二人伴奏，方免音聲斷續，故歌者非有勁拔之嗓音，充沛之衷氣，不足以掩蓋之也，不若胡琴之調門，樂工可隨嗓音高低而上下之，使歌者舒適爲度，若唱噴呐，則惟有上吊耳，（內行「上吊」云者，即聲嘶力竭以赴之意也）唱戲而致於上吊，難可知矣，是以唱噴呐戲，若其調門不及仕字，或嗓音窄細，不能掩蓋噴呐者，皆不能謂之

勝任。

小生劇譚叫關

六

叫關唱白中，用拔高或嘎調者，有六七處，最費嗓子，其音調先於噴呐中當壯憤激昂，以狀大將爲國，慷慨捐軀之勇，後於西皮中當嗚咽悽慘，以寫主帥陷害，幽怨難平之恨，其轉捩處在於「十指連心」一句，所謂「移宮變徵」，音節全改矣。

「叫關」二黃用噴呐，西皮改胡琴，德珩如朱素雲盛年，皆如此也，迨其年老力衰，二黃有時一段用胡琴，一段仍唱噴呐，以節其力，已爲偷減，然不足爲訓也。（余藏德珩如叫關唱片二面，皆爲二黃頭段，一噴呐，一胡琴，比較聽之，胡琴伴奏者，絕無悲壯之音，大是遜色）近伶惟姜妙香能唱二段噴呐，悉存舊型，堪爲圭臬。

「叫關」之羅成，爲先行大將，故於「周西坡」中曾札靠，及以擅自出兵，爲建成元吉責打，乃去盔卸靠，在第六場後，以迄「叫關」，其身上遂只有箭衣，在情理上無暇加馬掛，亦無加馬掛之必要也，乃演單折「叫關」者，無故爲之穿一馬掛，或謂腰間所掖白布，馬掛可以掩飾之（所掖白布，代表割戰袍之白袍），或謂加馬掛可助美觀，皆持之成理也。然或有以馬掛之右袖曳起，以示其戰敗狼狽之狀者，余謂只是增加掣肘，轉爲身段之累，而有損於美觀，恐不足取也。

丁亥九月朔

德珥如
祕本

羅成叫關

青雲館主校訂

此劇本於崑劇中之淤泥河，全本係番釐，敗虜，屈辱，計陷，血疏，亂箭，哭夫，顯靈等八折。此叫關卽血疏也。

河北劉黑闥率蘇烈造反，李淵命三子元吉掛帥往征，以羅成爲先行，屢敗蘇烈。元吉因羅成爲世民得力驍將，非已之爪牙，乃蓄意陷害，謂若不斬得蘇烈首級，卽爲通謀敵寇，下令緊鎖關門，不許放羅成進城。

羅成單騎力戰歸來，抵城叫關，（羅成叫關）城上守將係義子羅春，成命其開關，春告以奉命不敢開關，忠孝不能雙全。成久知元吉有意加害，乃命春將紅燈籠下城外，破指裂袍，草成血疏，囑春回朝奏聞朝廷。忽聞四野戰

鼓聲起，遂重復上馬，殺入番營，中蘇烈計，被亂箭射死淤泥河中，壯烈殉國。

獨幕劇

羅春（上）俺羅春！繼父羅成。只因河北反了劉黑闥，賊寇李天壽掛帥，奪取明關，我主令三王元吉掛帥，命我繼父以爲前戰先行。今日元帥傳令，將四門緊閉，不放繼父進城，如若放進，全家誅戮，看那日已西沉，不免手提紅燈把守北門去者。（唱二簧慢板）昔日英雄霸王強，楚漢相爭動刀鎗，霸王自刎烏江喪，韓信命喪女陳倉，自古多少英雄將，

好似南柯夢一場，將身來至敵樓上（唱慢）不知繼父在那廂。（起更鼓）

羅成

（內白）嚀！馬來吃！（唱噴呐二簧倒板）黑夜裏悶壞了羅士信，（上唱噴呐原板）西北風吹得我透甲寒，耳邊廂又聽得鑼聲響振，想必是那蘇烈收了兵，那蘇烈他到有愛將情分，三王並無痛臣心，我好比江上漁翁收了釣，放牛牧童轉家門，庵堂寺院鐘鼓震，綉女房中掌銀燈，加鞭催動了白龍馬（散板）又見城樓一紅燈，問聲兒郎名和姓。

羅春

（接唱）我是羅春，你是何人？

羅成

呀！（接唱二簧搖板）聽說城樓是羅春，膽大的奴才罵幾聲，三王元吉將父害，快快開城救父親。

羅春 爹爹！（接唱）三王元吉傳將令，不敢

私自亂開城。

羅成

（接唱）我今錯把姦兒訓，大王無令難開城。（白）兒呀！城樓之上就是我兒一人把守，還有何人？

羅春

就是孩兒一人把守。

羅成

好哇！兒將紅燈快快繩下城樓，待爲父修下血書，我兒回朝搬兵求救。

羅春

遵命。（放燈介）

羅成

我兒站定了。（唱噴呐二簧倒板）勒馬停蹄站城壕，（原板）金鎗插在馬鞍轡，臨陣上那有那文房四寶，拔寶劍割戰袍修書回朝，銀牙一咬中指破。（唱西皮慢板）十指連心痛殺人，上寫羅成告急本，啓奏了我主有道的君，都只爲河

北反了劉黑闥，他要奪我主的錦綉龍庭，秦叔寶山東封王贈，程咬金催糧未回程，尉遲恭不幸身染病，我朝中缺少掛帥人，三王元吉掛了帥，命俺羅成作先行，頭一陣搶挑李天壽，有功不賞反受刑，戰敗蘇烈無功贈，一網四十不容情，黃道之日不出馬，黑道日叫臣去出兵，連殺四門力已盡，在北門遇見了小羅春，拜上山東秦叔寶，三歲羅通你看成，本當血書多修盡，袍短血乾寫不清，一封血書忙修定，我兒回朝搬救兵。

羅春 爹爹！（唱西皮搖板）既是奸王將父害，父子反上午朝門。

羅成 住口！（接唱）羅家本是忠良後，豈肯

羅成叫開戲本

留下叛逆名，兒今若提造反字，金鎗之下命難存。

羅春 爹爹！（接唱）城樓之上領父命，去至長安頒救兵。

羅成 （全叫頭）爹爹！我父！啊呀……

羅春 罷！（下）

（唱西皮搖板）城樓去了小羅春，父子們相逢萬不能，耳旁又聽鸞鈴振，想必蘇烈發來兵，攀鞍提鎗上能行，要與蘇烈大交兵。（下）

——完——

改良京戲本

四郎探母	空城計	打鼓罵曹	捉放曹	打漁殺家	黃鶴樓	打棍出箱	烏龍院	遊龍戲鳳	烏盆記	賣馬當鋼	寶蓮燈	三娘教子	武家坡	鼎盛春秋	蘇武牧羊	汾河灣	審頭刺湯	天雷報	轅門斬子
翠屏山	霸王別姬	御碑亭	秋胡戲妻	南天門	王佐斷臂	黃金台	徐策跑馬	洪羊洞	桑園寄子	三堂會審	女起解	賀后罵殿	戰太平	掃松書	斬經堂	投軍別窰	文昭別窰	貴妃醉酒	武昭關
漢壽亭侯	盜御馬	轅門射戟	李陵碑	失印救火	法門寺	甘露寺	甘肅會	羣英會	馬英記	金鎖記	鴻鵠志	鳳凰亭	斬黃袍	春秋配	得意緣	全王寶釧	全玉堂春	四進士	
狀元	釣金龜	清官	盜宗	三十道	宇宙	連營	定連	逍遙	趙陽	打嚴	一打	戰長	殊砂	牧羊	九更	白蟻	上天	陽關	關台
譜	冊	卷	本	經	鋒	寨	山	津	樓	嵩	雪	沙	疾	卷	天	台	陽	關	台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戲學京戲考 羅成叫關

每冊國幣

編者 何時希

校訂 青雲館主

出版者 家庭書社

發行人 陳慈銘

總發行所 上海戲學書局

河南中路一七六號

1950年3月27日

直接

